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
少保諡文靖嚴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里

第天子聞而震悼為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我皇祖弼
亮之臣其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為壇視一品例而加三
凡十二進位少保予一子中書舍人於是太常以謚請
天子若曰惟晉則有太傅安宋則有太尉沈明則有太
師溥太師健皆以弘德作輔令終若始厥謚曰文靖少
保實不愧之其以文靖易名諸子治等拜稽首謀所以
侈大國恩而標公之行業以昭示永久謂不佞通家子
故習公祈一言以文隧道之石而奉太子洗馬趙先生

用賢之狀來不佞讀之曰信史也按狀公姓嚴氏父曰封太保公母曰封一品太夫人公諱訥字敏卿頎而秀眉目性警穎讀書即誦封公心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曰有兒在吾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益莊公為制科業精有聲又能為古文辭舉鄉薦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載為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時冠其儕久之授編修再同考會試

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大相欲偕遷之俾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史官寂寂逾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人健七箸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念奉職亡狀幸不即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大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補故官

俄進侍讀遂主乙卯留畿試其得名士逾於前所構程
式文亦以瞻麗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復儉其遺黎
不勝誅求公為具疏請下大司農有所貸減吳人至今
稱焉上日坐行宮為祠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
述不給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
與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所素
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得上心
賞賚婁下俄為學士視院篆進太宰少卿主己未會試

考其得名士屣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禮部左侍郎
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語人尋復進
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一切為吏
賄藪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輕為難易以是肅
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尋吏部以尚書闕請上
即詔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廷推念
以一書生際上知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為分宜
公用墨敗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

國者為徐文貞公亟為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
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讐
見誨者以賢賢而訾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也
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几
若宴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
前即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
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炙

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苟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崔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東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寬此守不能自廢東約行除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諸重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庶幾得進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然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倍我而公謀於徐

公從容為開諭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次召
用諸賢殆盡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遂巡謝弗
居曰郎助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
齟齬時仕宦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為吏部選人舉於
鄉者辟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日
亦少公疏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示風勸俄與
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保時徐公獨相久不
自安數請於上得一二入自助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

材足翼汝徐公以二公皆鄉曲避弗敢應上遂下特勅
公與李公俱進並武英殿大學士時代公者為安陽郭
公以服未禪命公仍視吏部事久之始得代自是與徐
公鼎足而承君懽然相與靡間也始公為學士時官五
品上特賜鶴袍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
咸逡巡不敢服而其後遂益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繡
蟒他尚方什器珍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然公素小
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每拜賜輒踏不安

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公太夫人皆老開八袞而不
獲侍膝下即一日不逮湯藥以為終天恨而所賜直舍
稍庠而近濕遂成中滿疾畏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為
上言公病狀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浹歲強自飭
而奉二大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已亡何上宴駕公感
慟為絕漿飲者三日公雖貴至極人臣然以遷之驟不
獲書考封公猶在九列至是以預提調永樂大典進封
公如公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手加額曰天子曲念

草莽臣乃爾即銜結不足報久之二大人先後以老壽終公逾耳順矣戚易亡所不備至既予告久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遂能忘宗社大計乎竊欲為公畫賜環公謝曰如客言甚善雖然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矧乎客愧以非所及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小弱而過慈且多慙不稱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先生為容我豈惟容我且覆露我夫以徐先

生與先帝若一身使小有參迂而詰責之命三下我何能自強立治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嚮固言陸君夫上譽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偃僂為恭敬即田夫孺子與相接顛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拂之也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緩急告者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有隙地為樓以居塾賓既成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惟公四顧已惘然若有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

使東嚮而南北其棟直己歲大侵公為書數千言請三
吳命於三相國且曰吾書不走長安中更十年矣此豈
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性不甚飲而喜音聲多
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
輒夾道縱觀相指目曰豈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
儉慈間取脯醢果蓏以實豆邊而已頗信禳祥小出或
見客必擇曰尤不欲聞屠宰聲道遇虺蜥亦移足避之
至老而恭敬不衰晚邁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

疾益甚久之竟不起時萬厯甲申秋八月之乙卯也配
吳夫人賢而能佐公內政相莊以老先七歲卒公與吳
夫人之卒傾邑遠邇而慟者不啻數萬人其彈指咄嗟
者又當不啻數十百萬也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
然不復掛口獨其為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
其文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
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
得不棄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旨他不復屑

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且在其於博學慎思明辨篤行
寧淺眇也即諸君子信眉濶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
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果能若此
復謂治等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夫不為
明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邇且射鵠也爾曹勉
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公車試五鼓謁辭虞
山之麓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貫入若傳報聲已而寂
然以編修使自楚還陟燕子磯雷作乃解維而江水忽

立濱珠蔽空龍曳尾而下去公若咫尺帆檣箕蕩舟中
人皆股弁公縱觀而語客真奇觀也顏色不少變龍徐
徐去王世貞曰以公之謹畏多避彼其視龍猶蠅蚋者
又何人也古之所稱見小敵勇亦猶是夫夫子不語怪
神雖然神亦豈異人意以公之賢且大貴有開必先者
故常也乃稍穩枯其事志而事行若世系子姓而志之
曰公之先世為吾吳之吳縣人五世祖贈刑部員外郎
威高祖璿曾祖種杏公昌王父實始徙常熟遂為常熟

人皇考心萱公恪以行誼表於鄉自種杏至心萱公皆以公貴贈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以正德辛未冬十月己丑生饗壽七十有四娶吳氏有令儀累封一品夫人丈夫子五人鄉貢進士治太學生澂澂澤濟孫男十二人為治出者九為澂出者二為澂出者一曾孫男一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二人婚嫁皆名族銘曰

漢有客星以隱道尊膺錫於吳爰開聞孫曰續可求以

相道蕃公寔兼之為帝所敷東海孤生起自明經褒然
公車入黼大廷帝方祠釐筮驅萬靈應制之章唯公典
刑或合或離肺附若一學士清標南宮峻秩有不畀公
帝情如失遂司統均入備承弼公之秉銓大衡冰壺一
日千里逆歛苞苴拂言斯甘諛言斯荼掃彼巖穴以填
天衢臣職粗舉臣貌已槁大官梁肉惴弗敢飽尚方之
袞乃衣束楚天聽惻然幾喪國寶四牡逶迤安車以歸
謝彼朝榮慰我春暉六十而慕烝烝依依凡此倫物無

憾幾微公既寧止乃莫不適取彼朱芾為泉石飾蘭橈
筍輿師意成跡或山而栖或水而宅盛服以嬉儼若神
人或巾華陽則以為僊衍衍優優踰二十年昊不愆遺
奪我師臣天子曰吁皇祖之良宗伯將奠司空治藏密
印黃腸易名以葬在晉曰安在宋曰沈惟我先朝師健
若溥虞山之陰得即而所有旒若雲有涕若雨我詩其
碑光於千古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鍾陽馬公神道碑

馬公者諱森字孔養其先豫之固始人以唐季從王潮
下閩遂居懷安之北峯坑家焉馬之為懷安人而有貴
至光祿大夫曰浙者今墓及廟在十餘傳而惟覺之季
子珽保子於裴昌其姓三傳而為鄉進士俊蚤卒婦蔡
以節旌撫孤驄補博士弟子娶於李晚舉子而從奴誤
殞之家老怒將甘心焉公駢曰此誤也資之錙以跳里
中咸推公駢長者自其為長者踰年而貳何遂舉公貴
至贈公俊公駢俱戶部尚書李贈夫人何至封太夫人

公登省試以公駘命上書復故馬姓居鍾山陽天下遂稱鍾陽馬先生公生而莊凝稍長讀書工屬文公駘內奇之曰是不欲以一科第小若俾從故王文成公高弟林致之遊公既深於其學而歎曰夫為王者左袒陸而抑朱氏久矣夫尊德性道問學胡可偏廢也於是集朱說而衷之陸即為王者亦心折而公又從故漳州黃司理某遊黃亦文成高弟也時方坐與上官抗訟繫公不憚累以身當之黃亦心伏公識而公嘗旅宿拒其奔女

所止山館多崇公至而崇匿弗出自是衆皆心儀公有
巨人目矣公登省試上公車報罷請肄業太學時祭酒
魏恭簡公校試而奇之最後與文成公之高弟子歐陽
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遊出所論著
與印質皆合公益用以自信而其成進士至二載餘猶
在選人以聘分校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相公之
壻吳生與焉願自效於公紹介謁信州公笑曰吾自偶
識子耳以子贄相公不可且吾不願見相公又逾年始

授戶部主事治草廠却商人賂治懷來餉飛芻粟亡乏
治九江權賈船舶人懷之而歲奇羨至萬餘金入為員
外郎郎中尚書梁端肅公材以蕪聞天下慎許可顧獨
賢重公指其座曰異日而座也久之用郎高第遷知太
平府公至不偲偲露牙距而要歸於禮讓惇信有兄弟
終訟者皆老矣公示之鏡曰更許日作兄弟而忍相詢
耶咸感泣罷解繆文卿殺人而賄吏移之繆滿公疑其
狀適吏以滿病請公怒曰若為誰甘心滿耶即滿旦死

且坐汝夕死夕坐汝亡何而御史果直滿當文卿辟他御史銜公者闖入郡獄以試公則僅十餘囚論報者耳獄幾空他御史乃愧謝公中貴人橫索夫至數百公陰使夫與之噪而陽劑之屈而去衷蕪湖僑戶徭與土著繡處亡譁者隣郡獄訟皆來質成謳謠相屬入覲太宰聞莊簡公淵以考功令差次吏計公為天下第一亡何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諸郡兵九江故接太平壤其民望風而治有虎患公禱而走之遂參其省政進按察

使稍遷山東右布政使尋復遷江西左使已又擢右副都御史所撫復江西而公之為叅政左使時兩入棘司提調所得多知名士而最後御史欲拔其所私士公持不可御史竟以私敗為按察有姦於外而殺婦者御史以其出自甲科欲寬之公曰吾知治殺婦者耳不知其甲科也其奉三尺不阿狗類若此當是時公最為名藩臬而至於巡撫尤心開所調劑必公私稱便益時創三殿而江西當出材價九萬金公請以南糧改折而收其

羨米貿價償之民不知也弋陽山中盜以險遠故篡郡
倖公畫策掩并盜魁取之而即其地增設縣治又他邑
亡賴有謀翻城應盜者公度臨川令才用他事檄之往
而俾捕誅之盜立解散真人陶仲文所使嬖人橫甚公
訶得其偽印牒寘於理仲文莫能難也自是入為刑部
右侍郎尋改戶部右侍郎甫上而以前薦藩臣累徙大
理卿貴勢家毆殺匠者刑官當以傭坐贖論公駁曰此
淺傭也與恒人同俾抵償死又羅指揮貧而贅其婦卒

病死吏當之殺婦公復駁曰指揮無殺婦狀此婦翁以隙中之耳蓋一時翕然稱公與司寇鄭莊簡公曉御史大夫周簡肅公延為貫城三平云公遂復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太倉兼領西苑農事公行視諸倉歎曰吾為郎時創白故在謂諸郎好為之吾不汝撓也亡何謝病歸歸之僅餘年而起補南工部三為戶部右侍郎尋轉左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鳳陽諸郡公之始為太平也屬信州與袁州共政交惡袁州孽信州而逐

之謂公嘗薦其壻吳司之公實亡所附麗所居官復嘗
調而其為太平更以善狀聞心器公更以是得連擢官
其桑梓地至歷卿佐公行意落落自若中間一下徙一
移疾即袁州亦不可得而親疎會其敗所私人距脫而
華亭公當國秉即家起公以至漕寄公益感奮悉心區
畫飛粟歲課登於舊一切居間盡絕其地中大水公發
庾而賑之不為災又平史家莊醴寇晉南京戶部尚書
遂改北戶部時穆廟初登極額賞不可貲數公鉤剔伏

藏補之母乏有詔采滇寶公抗疏力諫沮凡再上必得請乃已一時翕然以為庶幾復見梁端肅公而華亭公尤器愛公會有新鄭構華亭公亦不自安以去公恒邑邑三上疏稱何太夫人老得歸請馳驛還里朝議謂度支奈何可一日舍公公謝曰巧婦能為糜不能為無粟糜已矣誰能畢我力者公行而舉朝餞青門嘖嘖以二疏復出也蓋侍養之又五年而何太夫人卒公年六十八矣哭踊踰禮烝烝猶若嬰孺慕念父養不逮祿於食

簋減損置光祿祭田祠祖以下春秋合族而饗之公素
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僮從所乘竹兜子
戒勿去檐帷曰如何令我倨見鄉井當其侍郎予告時
而悍卒有挾帥而關者委曲解說得不亂且曰得馬公
一言諭於赦公嘗有所薦引而其人貴至大帥行金為
謝公笑卻之曰我誤識子子負我有門下士官御史者
湖口人也請得權湖口稅以自便公持不行識者謂公
和而介達而諒信已不撓有古大臣風然哉公既家食

久望益重兩臺推轂相屬意泊如也居恒著書有四書
口義書傳數言易說義春秋伸義辨疑皆以諸宗儒大
旨為經而緯之不專主王氏說最後草詩禮解微垂就
而卒他所著奏議詩文集棘署駁稿九邊經畧考七閩
稅歛考志悟餘言多行世者公之卒以萬曆庚辰九月
十九日距其生正德丁卯春秋七十有五配任夫人有
淑行詳鄭司寇世威志中丈夫子四人左府都事煥孝
而才及太學生燮任夫人出也郡諸生焱貳陳出也歛

黃出也孫男三人陞城世女六人孫女五人婚嫁皆名
族蓋公在而故太平九江為祠祠之歿而閩之人謂公
能已亂請於臺為祠祠之俱世世勿絕計聞上輟朝一
日下所司予祭葬如禮而天下猶以未顯贈易名為歟
公故卜兆於西郊之怡山前卒一夕有巨星隕焉即今
所賜飭塋舍地也麗牲之石熒寔請於不佞志之復為
銘曰

計臣之良維孔與桑立析秋芒亦有吏幹曰敞廣漢如

刀刈蔓豈不爾宜快於一時元氣則滿公為材臣于牧
于旬質有其仁西楚之屏司天下平毋漸近名不佞國
儲焉使神輸食寡用舒謀夫靡壹臣保貞吉寧俟終日
歸而著書其言滿車帥心自愉嘉隆之間完人寔艱公
屹如山天命不造奪我國老帝心用悼乃命司空卜爾
玄宮西郊怡中星隕於是公與俱瘞億百千禩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蓋嘉靖間天下有博大膚敏之臣曰吉陽公公自小官

以至陪貳八座母問識不識望而稱其為鉅公大人及其末也求跡者不能無一二疑而賢者並信之公亦愈自信以王佐必可為聖人之學必可致大約其用未盡究其學亦未易窺而去公所自信者非遠矣公歿之二年而葬葬而當有天子之命有司未及請而公職三品例得樹神道之石其仲子字度以太僕少卿劉公穩之狀來丐言不佞通家子也雖嘗一再侍公然不能盡悉公而竊以公之所自信者志之公何氏何之先自唐叔

虞十一世而為韓又為何至侯武都鄉侯充以輔相顯
名漢晉間而求點用經術高尚稱其後世世為之甲族
而萬戶得成與弟指揮僉事貴從高帝起義兵渡江功
最大得成之後絕而指揮移戍江陰以死有子澄澄子
銘復移戍德安遂定為德安人銘後絕而弟英代之英
子洪洪子泰以指揮僉事授子勲能拓而大之用武功
進指揮同知是為公父公生而隣有夢緋衣神人乘雲
下公舍者生之數月同知公從征恩恩歸夢祖泰書其

掌曰遷覺而異之遂名公曰遷後字益之以嘗讀書吉陽山中故自號吉陽而學者遂稱之曰吉陽先生公五歲受孝經小學居別室塑聖賢像其中憲伯楊公某見而曰誰謂當廼翁弁者真吾壻也其女是為楊淑人而公甫十五即用工文執顯張文定公邦奇奇之曰孺子且名世顧公為易及大學中庸務根極義文孔曾之微旨而不蘄中時趣踰冠舉於鄉尋試禮部不利遊南太學祭酒湛文莊公若水初以制舉義知公而公進其業

遂真為弟子公凡七上禮部試皆不利然所交遊皆大父行天下知名士四十始對策大廷讀卷當第三而時相有相軋者抑真未入謂小隱年可館選也公謝曰隱年而館能無內愧心乎竟從事吏部三歲除戶部福建司主事居戶部之踰年而改吏部稽勲稽勲未幾以言者累謫判九江亡何入為南文選主事進考功郎中大宗察吏畢進南光祿少卿入光祿仍為少卿進太僕少卿遂為光祿卿亡何以僉都御史撫江西久之以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無撫淮揚尋以南刑部侍郎罷歸歸
之十有二年而病病踰歲卒壽七十四始公之自吏部
謫也所中蜚語以講學故謫而得九江有周朱二先生
白鹿故址公語人吾安能舍學不講且幸以實蜚語亡
弗可者已乃開白鹿教授諸生疊疊不勸公之為南考
功且司大察故事考功郎不與他曹郎接即投謁亡所
報報或僅一刺不入又不與他曹郎會日呼曹吏胥撫
郎陰事以故郎往往見劾吏胥亡能馭者公時出從他

曹郎遊亡間又不呼吏胥撫郎陰事而奏牘下亡不稱明者即被謫人亦帖帖心頌矣當是時太宰御史大夫皆以公故重南光祿號為閒曹而是時南有倭北有河南寇勢張甚公往往說其帥多以虛聲逆過之惘疑不敢近人自是材公而其再入為光祿光祿素號弊藪其出納皆以大閹口量自馬少卿從謙得罪後日有閉目束手冀得以資序遷改而已公歎曰罪等耳坐靡縣官財毋寧坐靳縣官財乎雖然事至而後爭必敗乃條其

狀四上之得報著為甲令頒之屬署自是物直平供有
定額姦黠吏不得為侵牟即大閹無所用口顧其意亦
甘之曰何公遺我安矣自公之法行而光祿歲羨可八
萬餘金於是人益材公江西之大吏宦京者相率以公
請得巡撫而僅為僉都御史公至則首謁故撫臣王文
成公祠慨然請嗣志焉於是創條例以矩賦嚴鄉約以
止訟立保甲以詰姦練土兵以備武年餘而閩寇之止
竟者遂巡去莫敢闌入又捕廣之大盜劉鳳尸諸市公

請止遠調兵創興安邑治增益鄱陽戒備咸報可遂悉
城進賢浮梁金谿瑞州南城豐城之未城者咸筭公帑
之羨充之一不以煩民而所矩賦歲減四萬三千金又
命有司隄新建烏土溪水水不為害灌溉四萬頃民為
勒石曰何公溪公之治漕漕課獨為前後最景王當之
國道經淮公衷供億以萬計從王者惡之而莫能難也
是時言官以天變擊公等八人皆留而公所中語復以
講學其為南刑部侶侶持法不少貸忌者竟用前語中

公遂罷公笑曰以講學中我固當我嚮者不能毋講而今乃毋講也自是益開席授經誼負笈來從遊者恒數十百人俱稟而勛之孫中丞應鼇舒侍御鼇以公當用疏上報聞當是時余所謂求跡者不能無一二疑而賢者益信之以此其最賢而最信者毋若劉公以故劉公之言謂公生平表裏洞達如青天白日惟榻之語可質鬼神又云萬物一體公實身之若矯世避人潔已明跡皆所不為也公之學以知止為入門以默識為關鍵以

不覩聞無聲臭為本體以功夫合本體為妙詣知言哉
劉公又稱公事其父同知公及母張淑人繼母朱淑人
孝喪而毀瘠逾禮好施予所全濟姻族指百十計至捐
宅為學宮以期郡士之取名第者於書一過目輒誦鮮
所不覽而恥以博名其邁詩文草所點竄凡六七易始
就以質昉草無一字同者然迫之則頃刻萬言川涌雲
變而不見率其詩出杜少陵於文出兩漢而頗推王臨
川近則王晉江慎中他蔑如也公又嘗於南曹善故楊

忠愍繼盛楊公當赴法而公救之權相嚴所以是與相
嚴左其撫江西而僅僉都御史為左撫之三年始治漕
為晚轉而得南刑部為常謂以皆相嚴主之其後兩見
評皆嚴客所為也蓋劉公云然公有丈夫子二長字功
襲指揮進守備凡三娶皆名族而與字功皆先卒仲即
字度今為光祿監事以文行世其家孫二人所著詩文
集百卷全楚志若干卷友問集若干卷江臺政畧若干
卷學指測言若干卷葬在郡東十八里紫石村銘曰

成嘉之間兩人龍惟陳與王擅帝聰從門入者非其宗
何云捷取歸心胸默而成之言乃雍時惟中葉相不共
翅雖匪鍛未受籠義取揀世無污隆紕堅僻吏裁濫供
凋疲撫寧漕計工少吐厥緒開屯蒙天衢甫夷忽告窮
是誰違之俾弗通陳鳴於野王則洪公式廓之千秋功
我辭匪腆碑乃豐以為不信問劉公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張

公神道碑銘

當萬厯之六年天子威無所不加乃脩嶺外政而是時

太倉凌公雲翼議用衆以二十萬埽填諸蠻而嶺之右
大藤峽八寨蠻連龍哈布咳二土司尤獷鷁而恃其肩
齒弗肯賓於是計新嶺右督撫臣而嘉定張公任時領
山西轄有循吏聲會相國江陵公自楚返大秉晤今大
宗伯徐公於襄臺而論人才徐公亟稱張公江陵公憮
然曰吾固知其循吏第儒不習兵今乃習兵耶以屬太
宰王公王公晉人也曰徐公稱之當張公乃擢右副都
御史拊循嶺之右兵民咸隸焉而繼凌公者楚劉公與

張公計分道進師張公業以為我必先飭士而後可致
之用為簡行伍申約束蠲逋賦發公庾斥貪墨吏士烝
烝樂從矣乃抽銳而伺賊瑕刈其東岫尤黠者捷聞有
金幣之賞始大誓師明年遂數搗其穴不三月悉盪平
斬級垂萬鹵男女如之牛畜器械萬萬計公以偏師破
城所斬鹵與大師劉公功畧相當上大悅為具太牢告
郊廟中外偉之以大藤峽為吾郡韓襄殷公雍畧定地
餘百年王文成公所不能得志者公與凌公後先削平

之而皆吾郡人尤甚奇公又圖所以善後者凡七策一
曰設三鎮二曰戍要害三曰分信地四曰遷衛所五曰
廣屯田六曰開道路七曰議糧餉疏上下有司次第行
之方議廣武功令以旌賞公而公病歿卒矣公之病得
之體素弱而規調贍兵食太勞又內慈仁不忍於鋒鏑
時忽忽減飲食既卒而御史為治喪仍具其事聞詔即
以所應遷官贈得兵部左侍郎錄一子入太學大宗伯
治祭大司空治塋其祭之辭曰掃十寨之妖氛用勞定

國收萬全之勝筭畢命在公蓋實錄也公年僅五十七
云其諱任其字希尹世為嘉定人其先有諱清者傳子
玘玘傳錢唐尉子愛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山西右布政
使配皆贈夫人而錢唐公得及公而封工部郎又封嚴
州守母徐夫人公少而穎異強記工屬文十八補弟子
員二十舉應天二十四舉南宮皆褒然在顯列所為文
諸學官大夫傳誦之以進士高第擢工部都水主事出
督淮浦漕艘故財賄出沒地公少年人謂即不病所染

要不能脫更手而精強於職吏不敢夤緣為姦私有奇
羨悉以歸長府比三歲而得八萬金滿考無害晉署員
外郎當治武庫仗而同舍郎黃元恭輩與公皆好為剗
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不善也而會幸帥鸞白上請句
稽武庫仗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居
半歲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為
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知袁州
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浼我蓋分宜從

容謂次相華亭公為我擇一良守華亭公謝曰以趙頴川鉤距所不知欲衽席之則亡喻張泉者而分宜故久忘之遂擢公公至官廼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惠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開不相讓袁以少安而公丁後母夫人憂以去服除當補官時有壯公守袁事者將畀以大郡公固讓得嚴州嚴山郡也俗樸而簡公一切用柔道理之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曰曹平陽武吏治彊齊尚不欲擾

獄市而我何藉吾巧為久之其民即尸居不敢為小惡
謂無奈我公知之何而有鄆中丞者挾分宜重不解臺
紱而治鹺政所至假檢攝為恫喝公私帑如埽獨難公
無所問曰去之此曹子強項不易語蓋時淳安有海令
云既分宜罷公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有漕河役公
以才見選佐大司空朱公晝夜荒度亡告倦工甫就而
官署不戒於火元配楊夫人與子女四俱燔焉公病悸
上章乞骸不報進叅貴州藩事公歸而侍布政公作滕

下戀且以痛楊夫人不欲行布政公強之曰不念若祖
布衣地下耶萬一得三品考從大夫命吾可俟而見若
祖公為強出至貴所治與其吏民之見信畧如嚴公又
佐御史司試事程式文多出其手以雅純稱公沿臺檄
至長沙而忽心動上章乞歸不待報即發太宰惜之為
轉陝西臬使以便公省而布政公訃至矣公絕痛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雖強食以迨服除猶支牀雞骨也自是
公頗息意世路別構數椽水竹間翛然燕坐若無官者

居三年所而太宰檄諸待次官過期即罷不叙公不得已強出補雲南已調河南俱未及上擢浙江右布政使藩之長有褊心者數與其寮競公一以恬夷劑之咸自媿解久始移山西其治為邊餉出納視淮浦尤易染而公清白亡改於素而鉤校加精諸上輸者獨見為寬省而邊計更溢羨以故太宰得之詳而公不喜通時貴人書問一有所通其人始色動既啟而亡所侑書中語乃倦遊歸計耳其人笑曰即歸自決之何問我為而公以

久次滿封三代乃大喜曰誰謂我宦拙外臣能三代封者何幾故公之得嶺右臺天下以宗伯徐公為能薦江陵公為能用而其捷也復以公為能報公為人中形質清而弱癯然若不勝衣或竟坐不能眄公語語則款款中規必自其底裏出之其事布政公雖極志養然不為矯厲故廬頗敞而據要悉以推其兄衣數浣竟不易食無重味其孝友質儉自天性然要非所以為名高也既痛楊夫人之凶終止弗娶終其身所御臧獲能守布政

公戒即重用事者不得御幣帛履相踵於門弗敢出盖
邑里之推重厚長者必首公父子云當公成進士時世
好言公文公獨謝弗挂口竟用是鮮怨妒以功名終其
身余嘗謂公之友殷子都吾與若張公交垂四十年而
彼不我悉也然吾試名其人且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
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險百端不辱處女行富可埒邑
封不增白屋飾殷子唯唯故公卒而狀之大畧如余指
公有一子曰具廉為諸生敦而文即所當入太學者也

娶於徐即宗伯公女女一側室朱出嫁諸生丘璋坐在沙浦原為天子所賜其葬也宗伯公銘其幽而其廡屬余以文麗牲之石銘曰

國有大討於嶺之南王師啟行妖祲橫天川芷林菁被其膾腥王師之出如燁如虹如彼霹靂瑯戈大黃脯厥後夫以飽我兵京觀戕戕銅柱輔之上標青冥站鳶不推毒瘴橫披日月朗清猗歟膚功誰哉運籌乃一書生提書之騰天顏為開二郊告成而我張公盡瘁鞠躬庶

幾孔明帝憫勞臣大牲醑醪皆出尚方晉佐元樞三命
之服榮施九京沙浦崇原爰封馬鬣俾象大藤陋彼新
息而隕五溪薏苡隳聲我初識公吶吶恂恂如衣弗勝
信哉有周張仲孝友光於南征吉甫作銘勒之樂石永
垂億齡

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神道碑

益嘉隆間有難進易退之君子曰東白顧公公舉進士
為循吏為直臣其再起也為名卿居家而為孝子為鄉

先生以壽考終不可謂非君子也已公之始令而得餘姚也最號壯縣紳衿叅民三之一而居豪吏黠胥以智計乘其間公始至若粥粥者已盡得其出沒狀一日坐堂皇召諸吏胥責數之曰某弊由某某某舞某法立改之不者非死而戍矣諸吏胥咸戰慄若負霜背宿蠹為掃每均役輒先計邑歲所需有成則而始按丁盈縮之卒無有浮入者縣故有三老周知邑賦甚熟而屬之不能無高下其手公故知其狀若弗屬也朔且大會庭

中粹召三老前謂我第賦長上下三老出不意咸叩首
吐實即令賦長前受牒去亡少諱者暇則召諸儒生與
談經術析文義所獎進若翁大司馬大立趙太宰錦二
三公其尤也入預試外簾所校文得知名士為多時臺
使交薦公而一時之令浙者必推公循吏循吏云公入
為禮科給事中亡幾而蜀王與都指揮劉永昌相奏訐
永昌故辨口嘗以言事得上意而武定侯勛復庇之詔
公偕刑部郎即其地置獄公謂蜀王王也第避嫌不當

朝其讞獄以二司不能無嫌王而扼永昌請以他司讞
俱報可公乃與郎楊本仁馳之郾會陝蜀諸藩臬鉤考
案証盡得其實時蜀以疑王恐甚而永昌盛欲有所辨
說公不顧抵永昌罪奏報可中外快之公歸而秋享明
堂禮成乃上疏條治道五事皆的的中竅而中為廣曠
恩則請赦大禮大獄諸臣抑邪佞則請屏斥諸方藥不
經之士公甫草疏若鬼嘯梁者出而鴉當戶鳴公不顧
既啟皂囊授中貴人中貴人曰上方怒言者若休矣公

正色曰言官言事分也乃伺上喜怒行止哉疏上上果大怒廷杖公六十編管保安州公之被杖也且死者數矣已又冒冰雪舁行絕塞也天下靡不歸公直臣而公絕口不復舉疏事惟時時加額上恩德孤臣萬死不恨臺聘公公主宣府教授諸生所造就後多顯者公居保安之三年茹草餽餽甚甘之獨不能忘其親海隱翁錢恭人而一日聞錢恭人病乃上書執政辭甚苦執政閤之俾沿檄歸拜錢恭人床下錢恭人病為起至明年竟

卒公萬里間關得視錢恭人含歛人且以為幸而毀瘠
骨立里驟火且侵舍公叩頭呼天血漬地俄而風返竟
以棺免既葬戢身而事海隱翁者十年海隱翁老而好
施予諸所衣食五宗給櫟車治橋道公傾橐承之不敢
以不繼告也公之治海隱翁喪業始哀而毀瘠視喪錢
恭人有加諸來弔者不忍於公戚掩目而歎曰孝哉顧
公也公里居久之始奉世廟遺詔錄諫臣予公故官待
次之明年而超拜南京通政叅議甫之官條上十二事

中所謂貴農官立營田置義倉禁浮靡蓋惓惓王業之本而破格以收賢雋廣恤以作忠義於人才三致意焉上嘉納之三月遷順天府丞遂拜大理寺左少卿亡何進太僕寺卿故事卿優遊需次而已丞至自匿避不敢與少卿均禮公獨抗疏請平少卿丞體一丞督庫藏而少卿理京營者監之東西路少卿丞各一相繼行部驗烙馬上可之著為令公又申明六條優卹種馬責成寄牧隆重銓選嚴督解運議派改折慎貯卷籍俱報可公

又延順德倅歸有光為太僕志志成而公序之人以為
良史歸君用是得入直秘閣而公倦游且歸矣元相興
化李公謂公屬者天子大閱而覩雲錦之盛以兼金大
幣勞公且公跼武執政奈何輕擲之公笑曰老臣始望
不及生何乃今日也章再上得請且以其子鴻臚可立
侍歸祖道供張塞青門謂庶幾二疏云公之歸也念可
以為德於鄉乃大挫產以六百畝置義莊贍族指以百
畝資里役以三百畝給郡邑社三學諸貧士以二百畝

共介石書院祀介石書院者祠故言吳公子遊而以宋
著作郎王公蘋大父五世祖原魯先生配者也著作與
原魯後先講道東南公素所服膺者歸自保安而創祠
之在大石山中公始以經術顯名所造就多昂貴人益
慕從之戶外履恒滿公所值即後進齒卑不得當一涉
執文事津津乎言之不啻口出也見談說長者聽之恐
倦有所詆毀即掩耳矣公雖寬然不好為厓異而實中
介其猷蜀獄還也蜀王內德之以珍寶值萬緡謝公翼

却之不齎一蜀物裝謫保安其寮之醵金贐者臺使之
以贖鍰治室者一切弗受公雖起家通叅至大理所佐
多閒曹而又輒遷去亡所見及其一為太僕章章如是
所建白著令甲至於今賴之嗚呼公不稱名卿與鄉先
生哉當公之繇邑令而給事中也立朝不二載謫謫三
十年而始起其起也不四載而歸若公者真可謂難進
易退者矣公諱存仁字伯剛別號東白其先系出司空
和吾太倉之七浦故有三顧村有徙塘北者最後徙郡

齊門五世祖愚勝所謂原魯先生者也凡四傳而為海
隱翁啟明娶錢恭人寔生公公厯官不及考而兩以詔
恩封海隱翁給事中錢為孺人再贈翁順天府丞恭人
所繇稱焉縉紳先生豔之為歌詩表其事公卒於萬厯
乙亥距其生弘治壬戌春秋七十有四子男四長即可
立娶劉氏次可大俱先卒次可興娶毛氏與可立俱鴻
臚序班可言娶朱氏側室劉出州學生女二適陳嘉績
周籍繼配謝恭人出也孫男四人慎餘留餘郡邑諸生

餘尚幼公之去餘姚垂四紀而餘姚人至今口其政不衰來往必造公里問安否其所定役法周令鳴壩者推行之其民為謠曰前有顧祖後周父活我孫子十萬戶故聞公卒而與吾郡之士民相率而請於臺各祠之學宮公所著有東白集若干卷不佞序之其所為德於鄉非一鄒司成守益楊太史慎瞿宗伯景淳宋中丞儀望張中丞佳胤舒太僕化記之其卒也顧觀察章志為之狀而翁大司馬銘其幽可以傳矣墓在大石山三品例

得祭葬而公又全節臣也臺使者業已請矣是故不佞
為文於麗牲之石而俟焉銘曰

舍而卷用而舒何所不直循於官惠於鄉何所不德以
直行德所繇稱大人作斯世式以德行直所繇稱長者
貽後世澤大石之陽鬱鬱葱葱為司僕阡我勒信辭紀
之豐碑後千百年過而式者曰於嗟公兮吾無間然

正議大夫順天府尹畫溪姚公神道碑

蓋嘉隆間有號稱端亮之臣曰順天尹姚公公於官在

通塞間後人雖不能盡知公然望而稱其為鉅人其鄉
之稱則以為長者故於其沒也鄉父老諸生舉而聞之
有司請祀之學宮臺使者以聞於上請予祭葬則下大
宗伯議當予祭葬而其孤紹科等念重隄大夫期卜日
而歸諸唐興山陽阡以河南左方伯陳公應知狀來問
言於世貞勒之麗牲之石公姓姚氏諱一元字維貞姚
之先為唐丞相梁國文獻公崇凡九世而為宋延唐殿
學士文僖公祐傳子梧州守侯世之顯名又數傳而為

元司訓文官長興有畫溪贅有子國用從高皇帝起義
積戰功拜萬戶其子孫息而蕃之遂為長興甲族更四
傳而為宿松令岳卒官以循吏祠宿松尋祠長興有子
良輔繇經術著聲貢入太學蚤卒贈監察御史則公父
也公十三歲而孤與其兄一夔依母游太孺人居竈突
時時冷矣以是益感奮淬礪於學二十游諸生又三年
試最有歲廩束脩受經者衆衆始授室得共奉遊太孺
人母乏又九年舉於鄉明年罷公車辟又三年成進士

肄事禮部尚書集諸進士而試之論為第一明年授行人嘗使楚藩祭其王嫺於儀度亡責幣還滿考選山東監察御史視司隸比部治徭更亡間貴戚小民便之出按山海等關論劾債帥不職者還奏事毋害遂按陝西陝地遼而民瘠困於供公一切治以嚴簡分守故避平涼宗人而與分巡併治鳳以所轄遠不相及則又增設涇邠道公謂守避平涼不避牽涇請移鳳守守涇以平涼為支部而革增設者臺議欲益馬政都御史靈州兵

備副使下公公皆持不可曰叢爾吏民能奉兩大吏耶
奏上俱報可而是時中貴人治上供絨罽為陝累詔罷
之以屬公公與藩之長計約節歲省可四萬金而絨復
精好既奏少府上大悅增公奉一級曰為我留按陝更
後歲而瓜公益感勵而邊帥吉象窺公得上意橐幣若
居間者公論罷之又論撫臣之不職者鎬亦罷諸郡饑
而獨故京兆小有歲諸流徙悉集公曰是不為蓐且生
臣測以便宜發倉粟萬斛佐以贖鍰賑之及麥秋而解

屬大試偕計士公慙飭其曹偶以夕繼日即病瘁亡小
間是歲陝得士多公既久治陝所齎衣屨穿有司具新
衣薦公怒弗御曰御史身寧挂陝寸帛也還理道事如
故補課三載績贈公及游太孺人予告身詔察視京營
戎政有竄食於虛伍者公嚴覈悉出之大帥圭與相臣
比而軋公弗止也時緹騎督炳張甚與大司馬爭班軍
事公偕給事中今大司徒殷公正茂衷之俱忻服尋課
六載績御史大夫屠公僑慎許可顧當公上考曰子真

御史也然竟以大帥軋之故弗獲留舉福建按察司副使公之宦閩以佐司事兼行海防至則充練於餘皇浚城深溝約束井井倭不獲志於境閩人稱之明年進江西右叅政尋丁游太孺人憂服除補陝西其職糧稅以歲時行部薪菜外亡他供民猶識之曰是故敝衣而聽者耶尋佐御史試偕計士得材埒於初轉江西按察使遂為右布政使已又為左公度財所出入由庫官吏侵悉削其權以聽不時委而又時衡挖之以是宿歲盡祛

沈顧恒守章程動引故事而臺使者皆新進務以更爲
名婁相格公過歎曰吾不能捨吾守而折腰少年子上
書移疾歸卧數歲中外皆惜之遂以省臺會薦起除山
東公所以財節出納大約操倣江西而加精密其聲亦
轉起逾於舊時議者謂東土田羯幾欲以門準賦公持
不可曰賦自田出今乃不可信而欲以影響準之門籍
令吏隱沒豪富而委上錯於蟹螺之地何自詰得其實
乎卒從公議尋佐御史試得士具如陝入爲太僕卿未

上轉順天尹時新鄭公行太宰其起公自田家歲中再
舉至九卿意不能無少望而公第從朝堂一再見而已
久之竟弗謝乃咤曰此當老諄忘我嗾言者如其指刺
公公亦病請得致仕既歸而薦者剡相接然公絕口不
復言宦時事與同郡諸老先生結社湖山間尚羊自快
時撫臺後先蒲圻謝公鵬舉西安李公世達故與公有
連移書求會公謝曰身隱矣安敢以野服見達官卒不
應而間過所謂畫溪者召其宗人飲食之間所願必使

蒲公徘徊桑梓間而歎曰此吾家所由起也蓋自號畫
溪居士云而邑故有鄆南若下壠歲久不封樹公割帑
中裝為之一新公仕宦垂四十年宗之室亡弗潤者而
晚始構一堂人或以隘請公指諸子語之母問帑不繼
我尚不能貽此曹太祝奉禮而何隘為公至孝友居恒
以不及事侍御公為恨其事游太孺人備志物四十年
一日也屬病欲搏顙籲天請代不得則骨毀以殉之其
恭二季父如其父其恭伯兄如二季父家事亡大小以

次稟命行宦遊即數千里外致甘毳不絕歿而調棺殮
治葬事撫孤遺亡不極意嘗館於顧中丞應祥而中丞
時以候勘家居戲謂公世鮮我必待子而起色乎公入
臺有謂顧公材當用者或尼以歿聞公疏辨之竟起婁
遷至大司寇其叅陝政與察之賢豪靳少年學顏王少
保崇古遊甚篤王公中飛語臺瑣交齟之陝中兩使者
意為動公力救得免然竟不使王公知也其察京營才
故裨將李光啟而薦之得邊帥印而公已外遷李君哀

金帛為謝公笑曰君不知故人耶欲報我胡不以身
為國家殉而使我有榮李君愧謝去其年卒死於節
公之德為多然大要在持厚覆人過不倍恩歸於長者
而居官潔廉尤天性既病而陝人馬少保自強時佐吏
部謂其長欲安我凋剋非姚公不可公幾以中丞節起
而病仇且卒矣卒之年距其生正德己巳壽七十娶於
錢饒令德佐公積纖以至有家公與之相懽白首無間
又相莊也封如游後公一歲卒舉三丈夫子紹科紹儒

紹憲皆太學生朗爽而文女一人諸孫十人女十二人
婚嫁皆名族所著有古今忠孝人物贊奏議若干卷藏
於家銘曰

天目蜿蜒象龍輦畫下滙飛淙水秀土沃且豐篤生長
者敷龐曰京兆尹姚公起自明經孤童爰備帝門四聰
乃瞻西采秦風行行且止避驄飭閩組練餘皇島夷莫
我敢訐兒女贊竹嶠潼公其惠我故邦而臬而藩西江
吏蠹民蠹埽空東脩抗志直躬死不受少年容若下有

田可農天子曰都汝庸其以袞衣來東齊魯頌謳喁喁
京兆帝心所馮公材三王比踪衲鑿相門難工有身可
完曷恫歸而為德五宗其取衣哺若供母以壘恥黜窮
尚書尺一旦降菰城之木霧淞德星下隕碣磬疇如高
朗令終唐興之巔龍從其址一掩一重晝靄佳氣若封
有美碩人顒顒銜卹拳螳以從是為京兆幽宮與曹氏
阡比隆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汪之先自越公華筆路藍縷以開不毛有功德於民遂
世世食歛為歛甲族至明而蔓指數十萬閭閻櫛比而
今左司馬道昆尤賢重贈封其王父父皆如其官贈公
之贈也司馬謂世貞寔尾公車以文事見幸委之追志
神道之石至是封公卒天子命宗伯脩祭司空治窀穸
司馬乃侈大其塋以明上德意復謂世貞志石如贈公
例惟是封公之元配吳淑人葬則竊已志其幽不腆之
辭凡三見采於司馬而以六寸管當執鞭則甚幸第狀

草自司馬而介子道實討論焉其何以加乃即狀畧曰
公諱良彬字某贈公娶亦曰吳淑人難子中歲而後舉
公則愛護公甚公生而磊落無九骨為儒甫成而薄之
曰吾安能日頰首佔俾乎贈公挾之賈賈且成又薄之
曰吾安能沒身錐刀間乃日習擊技騎射得陰符肱篋
家言讀而揣摩之謂侯印可肘也母患之謂曰汝七尺
與母共而奈何輕使與矛顯博我何以食寢公迺歸從
事於家贈公嗚嗚操下公材最能當其意然猶不廢杖

公蒲伏拜杖廷下徐脩色而請間母忤也既居嫡且長當得秉乃益推肥以與諸庶由由然竟其身無間言贈公健善酒則公日精為酒吳淑人多病善藥則公日精為藥咸天年樂終非困苦而公不以倦孺子慕也蓋鄉人人歸孝矣公素好形家言卜兆樹茅冀福及其後少而舉司馬晚課之習三禮及制科業勝室輒成進士以郎最封公守最再封公中丞最三封公至司馬封四矣中歲舉道貫課之學復就公時從容語司馬吾於世所

欲得者三事其一吾時恨寥寥越公裔今汝貴至列卿
無忝吾先而又推胄子予道貫道貫材侔自得之其二
挾圭測以求堪輿間一坏土冀及來者而驗之汝獨所
未得志者乃圭苟入口躋白雲去汝曹不難耳蓋公曰
從事丹竈數損橐亡數色而最後考諸方士多不讐乃
謝絕之公始以太淑人病多為醫方而善故吳處士洋
洋國醫也因得其禁方一二以治人病亡弗驗者處士
死而其子橋貧公舉以歸之曰毋墮而父業復以授中

藥善則膏粱不善酖毒耳藉令十全不能敵一死蓋公惡其名不欲居又不欲妨故人子計然恃公而起者指不勝屈也公晚節益為儉勤其築室務完固而已不耐丹楹刻桷司馬當在事薦以文繡則笥之異日為貴客壽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薦固請御之公艱然曰而翁得道於老氏庶幾敝不新成且石太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勤之使浣濯何獨我鮮衣也竟弗

御公故饒精力米鹽布帛出納瑣屑少所厭棄者更精
意好之治事至乙夜不止太淑人念欲有以風公會亭
午蹙蹙自圃歸乃迎謂曰翁所不足者寧蔬食菜羹耶
而忍曝背赤曰而復果翁腹也翁春秋高且休矣公謝
曰吾智殊出姥下於是絕口不問家而孳孳力為德所
衣食及排解於人不少矣乃至春社必市生螺若干石
放汙豬中講弋網罟之獲其可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
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價入手則縱之高深且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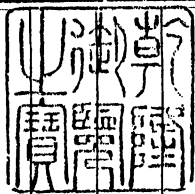
曰盡爾命母更為人獲也有牛且及及脫絀而奔公雙
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之藜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背
里人歎曰獸智非能識公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有慕
而止殺生者以司馬故章服而公乘三十五年於家庭
無期功之慘老始哭吳淑人踰年哭曾孫又踰月哭道
貫婦八月哭少子十月哭弟十二月哭從弟明年哭內
弟皆所鍾友八月哭其幸姬人九月又哭其次曾孫神
積傷矣司馬百方慰解之公故善食酒能竟斗最後僅

舉三升所而薄然未嘗不為司馬加葷也所進食間失
飪然左顧司馬則加七右顧道貫則加箸未嘗不甘也
以故司馬兄弟稍自寬而竟感末疾已大作司馬兄弟
顛天而懇願悉餘年以償公詞之家祠則五服之內外
宗戚若而人願損月以償公他神祠則閭左之老少被
德者若而人願損三日以償公而公竟不起其哭者視
禱者則又屣之其咨嗟歎咤者視哭者則又屣之嗚呼
公真所謂生榮死哀者矣其邁之順逆適至則恒也世

貞乃言曰公所歎不得志於仙者誤夫仙即有之可遇不可求也吾獨惜公材而困於格使公得將數萬衆於嘉靖間何渠南不組島酋頸北不勒燕然石又不然而理司農筴又何渠出孔僅劉晏下今乃使之坐而食素侯之饗以老也夫少博好兵法獨貴奇晚而屈於戚將軍正以江陵公之言而進司馬於道術者吐一班矣公用弘治甲子生以萬歷庚辰卒得壽七十有七吳淑人之有婦德詳世貞志中司馬始娶某繼某贈封俱如吳

道貫娶某先卒女一歸郡諸生羅良珙而夫孫四人其
三曰無擇曰無彊曰無競司馬出曰無央道貫出曾孫
男二曰當戶曰當時孫女八曾孫女二賜瑩今在某所
銘曰

江中之藏累累相望唯汪公之藏也良俾爾即康俾爾
無彊俾爾嗣人熾而昌有碑造霄龍章煌煌過者式之
莫敢瞠有石副焉其辭洋洋誦者繹之莫或忘於乎惟
汪公之生也臧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潘庭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_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_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右侍郎進階中奉
大夫南溪丁公神道碑

丁公之葬也少司寇萬公虞愷狀之而大司空李公遷

志且銘之矣公於職三品以恩再進至二品例當樹神
道之石繫之辭而缺焉至於今其介孫太僕丞此呂始
以請曰先王父志也王父嘗撫此呂髮而曰孺子長必
識王君識王君必以我身後之不朽請此呂少弱而君
出入朝野靡寧宇無所從跡之既成進士有官守又弗
獲叩君於里今幸佐同牧滌去君里六百而近敢頓首
授簡君其憫憐之有以慰王父地下世貞懼然起曰而
不知不佞之欲有效於公也昔者嘗吏齊魯辱為公寮

已又改事公國士之知訢訢方寸間非一日矣即微子之請何敢辭即盡棄謝筆札之後何敢辭乃又泫然而志之曰丁之先自太公望易世而後有以謚為姓者至漢則若大司馬明司徒鴻代以貴顯唐之後而有映者自濟南避地洪州之新建又後五世而有質者徙邑之五溪定為其里人質有三子鏌鉞銳皆好稱二程氏學而鏌最著時目之為甕天先生十七傳而至贈侍郎儀有子贈侍郎大章則公之大父父也贈公娶程是生公

贈淑人皆以公貴故公諱以忠字崇義生十七而贈公捐館公偕其伯氏崇德竭筭而治葬且養母氏而不廢讀書為文章有氣力倜儻尚誼一出應有司試不利即拂衣曰丈夫安能齷齪一區視里胥鼻息耶吾且遊四方以庶幾成其名遂獨身東西走吳楚北渡淮泗縱觀山川土風與人文之盛者數年亡所遇然識日益進歸而發憤下帷其思藻發補邑諸生居母憂以哀毀聞久之徐文貞公階試諸生而得公為第一遂舉鄉薦擢進

士高等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司所隸錦衣緹騎最為桀
雄不易衡君佐其長以挈法持之有劫盜四而賊僅一
油帝者衆難之君奮曰一油帝足蔽四死命耶鉤得物
主審所繇而釋之緹騎亦服出佐漕綱於淮賦民與綱
卒閔而相株累數十百人經歲不決公以輕重立決之
督臣周襄敏公金歎曰非丁君誰能辨此一指揮當坐
死行千金所知為公居間公怒曰若無耳耶而謂有市
獄丁某即論指揮死漕綱肅然蒲三歲入補某司員外

郎進某司郎中尚書聞莊簡公淵倚之若右手而吏部才之舉知河間府河間大府而又孔道公所以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屬歲饑盜大起撫臣下有司使民相聚築堡自固公持不可曰民所以盜坐饑耳今幸有未饑者而苦役之力盡則亦有盜而已因悉發庾積及公帑之贖以賑所全活夥盜亦漸解散冢宰熊恭肅公決以直諫忤上旨謫為編氓緹騎長校手銀鐙就道所過不敢問公獨郊候如禮騎長不悅語侵公公前謂曰

熊公大臣所坐非三尺偶失上意耳一旦上意解賜環
若反掌且公老矣卒不幸而顛隕道路使上有殺大臣
名而足下擅天下指目如何緹長悟曰然唯君所為公
乃盡去其銀鐺具輿幔騶從而後發久之一切治理流
聞稱三輔冠拜山東按察副使飭臨清兵備臨清尤名
為衝硯使者輪楫旁午公衷厚薄而行之所造請送迎
不廢而其民以不擾北敵比歲入塞云且擣臨清公陰
飭卒伍繕器儲餉而外以無事鎮之人情大安始公之

治河間也縉紳之無賴王聯者坐殺人及不孝論死而臺司惡之復繫其子且從論諸窮治鉤累不休公獨曰法如是足矣且書所稱罪人不孥者何謂哉最後聯事迫則上書誣前後諸公以謫訕釣天子怒坐株連者數十人幾至大辟而獨置公不與人以謂公先見公謝曰非意所及也其任福建右參政理糧儲以精覈稱提調省試所得多知名人俄而省篆闕法當右使綰之而御史不悅於右使欲以公綰而入覲公曰御史力能紂右

使不能勒停右使篆能薦我不能使我越次而侵右使篆甲令固如是耳右使乃成覲尋遷廣東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為按察平亭冤死者衆為右使持論抗中貴人橫索中貴人為之屈已移山東左布政使公素習山東省事至則釐革其弊殆盡胥吏洗手奉職時有詔開礦礦脉且竭矣而開未已民不勝困獨公與世貞意合而請之撫臣劉端簡公采上疏止之倭舟以風膠萊海而繼劉公者張大其事為數條若設提督叅遊留民兵

請贓罰數事公筴倭且去與世貞意復合止之不可後
果如公言公遂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其人巡撫屬
歲屢侵民有萑苻聚人或謂公亟發兵坑豎子可因而
奏課公歎曰吾何忍吾用故河間法銷之耳因下令革
冗兵取其食佐以贖鍰之羨大賑諸鄉落盜多解散歸
命而徐捕誅其桀黠者東土寧謐遼左與登萊隔海而
壤會大饑頗以私舶通登萊粟一給事遂上疏令山東
具粟舟千艘以贍遼左下公議公獨下世貞議謂登萊

黑子地粟小輸則竭且素乏材木不曉造舟何所何所
問千艘哉第令官時時察奸民毋閉糴毋昂價以聽遼
左之來請粟而已公大悅據以聞登萊得無擾公每謂
吾籍王某可高枕而會世貞以家難乞骸素所不悅於
時相者也而公尚惜之謂青海最難治賴王某而辦不
幸病矣代者必叅議李一瀚僉事王遴而可一瀚遴亦
時相所不悅者也公為其鄉人竟不顧而二君後相次
為名臣亡何公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佐其長李襄敏公

遂約束驕卒帖帖然入奏三載績時相尚以鄉人故使
所親示意公欲留之北公嘆曰留賢上臣道也雖然奈
何使所留者知之謝弗應公出國門而相逐矣門下客
亦盡逐獨於公亡所點汙未幾代相者即徐文貞公而
公復以賀萬壽入謁徐公喜下榻而延公公廼請曰弟
子亡所希希一歸骨地耳徐公愕出不意尚欲止公公
謝曰不腆一官以吾師始以吾師終不亦善乎遂得請
致仕公歸而公府之跡可數也闔門教授諸孫讀書輕

籃小刀間一出山水間與所善客象戲必竟日頗亦留意丹竈曰心知其無成庶幾百一耳為人濶達無城府矢口心見臆不藏忤過即釋然以故生平無死交然接而稱其為長者性孝友家秉悲以推伯氏不別為私帑居恒念仕不及親歸不及兄未嘗不於邑咨歎也當時相之得國最專且久苟才有名者非溺即忤耳而公為其鄉人從容徊翔不可得而親踈榮路在前棄之若遺進則循吏退則完人嗚呼此豈易言哉公素強無疾老

而手足時痺竟以考終得壽七十五訃聞上為下有司
賜祭及葬如故事配余氏累封淑人子二曰諸生運先
卒諸生遜孫六此周以公蔭補太學胄子此呂由進士
為御史言事忤大臣意當謫全臺白之補今官此召邑
諸生此仲此仲此謀孫女一人曾孫男十三人多為諸
生者曾孫女九人玄孫男二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公
既不欲自名其官以故誌狀多所遺漏即世貞所知山
東一二事皆以職業相涉而後能言之其不能言者固

未易盡也所謂有效於公者不飾美而已銘曰

干霄之材不以春榮璞埋於深剖乃連城公起田間久
困明經既壯而彊始謝諸生角藝南宮揚標紫庭爽鳩
之寄若及發矟遂贊喉咽遂守股肱藩臬三鎮彈控百
城晉陪八座筦鑰留京衝飈試翼順流揚舲鼎揆易足
國狂若醒百羽趨梁一鴻獨冥歸卧南溪露種雲耕啟
手啟足含怡就瞑天子曰噫奪我老成是惟勞臣先朝
所馮祭自秩闕葬取水衡大歸之期孫曾繩繩豐碑廣

阡以光我丁過者式之則或斯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

當世宗之二十載而臨安陳次公與其兄觀察公俱以工制科業馳聲公車間而亡何俱成進士對大廷俱暫而胡髯被膺也班行中爭目屬之曰彼髯者伯仲耶而偕國器尋以次當謁選為曹主事觀察公得工部改兵部而次公得刑部其主事以廣西司而員外郎則雲南司郎中則廣東司刑部最號為才士大夫數其雋者往

往相習古文辭杯酒倡和次公過亦長古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為法比當是時同舍郎故中丞吳公維嶽司空杜公拯方伯盧公夢陽今少保王公崇古大司馬翁公大立司寇王公宗沐皆善刑名家顧獨推次公精而公之在主事嘗讞決江北殊死以下母枉在員外郎數攝其長篆獄無滯繫在郎中所隸錦衣緹騎繫治亡命巨盜大俠日三四至為巽心衡之必以實不輕操舍而當者多內服不寃於緹帥亦亡見形迺益滿六載而

尚書署郎中者有曰永蘄者曰衡鑑者故倚公左右手也公遂擢知河南彰德府人意公自法曹出必斤斤三尺而公不然謂梁國縱大都難治我何以柱後惠文狗張子高即不獲已一施之宗室子侯耳於是諸子侯人惴相約毋犯此髯使君也有謹避之耳而公務隱卹閭左疾苦小民戴哺衽而治公所幹飭田野闢橋梁固傳舍櫛刷以是大得遠近聲薦剡婁上而郡所奉鄭王老儒慕危言以四箴上觸天子怒時有廢侯詞伺指即

疏誣王罪惡至大辟以上天子為置獄使中貴人偕司
寇緹帥往治之以屬公公不肯為巧鍛亡所得中貴人
怖曰如非縣官指何公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王僅坐
長繫國無奪其後復爵如故公入覲上計天下郡守第
一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戎器蒐卒補
艘完城堞諸盜起必窮跡其窟而洗之長江偃然矣而
以母喪歸服除仍得故九江治而益以楚之蘄黃其吏
民鼓舞迎公入不待拮据而理公又嘗直二囚之抵殊

死者人以為神無何進山西左叅政時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聞天子使少司寇趙公大佑偕中貴人緹帥往按如鄭故事趙公左右顧無可任者既而曰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今在晉移以往可也上疏請之即報許而公之治伊獄捕逮其國臣翼虎者致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伊故寵王非鄭比公不以指故小屈法天下聞而快之公還晉所部獲北人謀及大盜之持白蓮教者以功論賜帑金又嘗設法輸庾數萬石救

隣道饑久之擢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當公獄公斤其墨者而寬其中微文者暨遷四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寬令羸金為壽公大怒罵曰吾嚮者誤寬之何所自得金耶亟去毋汙我公之任蜀逾年而自其省為左布政使時方建大朝宮材木俱取辦蜀困且不支而公從容調訾費公私俱賴以濟蓋公前後無慮十餘政而蜀與彰德號沃藩望郡使守所蒞獨泉谷重而公尤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奸黠逆自歛以故

公循吏狀非一而廉尤其表表者前後凡兩遇試入棘
所取皆知名士上計復為天下第一遂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施州蠻
黃中叛跳川東支羅牛欄坪因剽掠傍郡邑詔公偕楚
蜀二鎮合兵討之公自川東率大軍入深箐多張疑兵
誘其毒矢石殆盡而間道募死士繞出其後急擊大破
殺虜千五百餘級焚洞砦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躡之
黃中迫乃挺身跳入楚叩軍門請死當是時貴與蜀兩

鎮有戰功而楚坐得酋首蜀自以駟之故與楚爭功不能決公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剿者誰與撫地不有撫者誰與剿窟且皆天威也三省安得徼之疏上大司馬倚以決更推公能讓而公又與石都督邦憲合英破叛酋楊珂之六洞十二寨悉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前是公之自計返也聞長公訃馳歸哭盡哀乃歎曰奈何遂不獲以餘年奉兄顧我何忍獨食大官廩既抵鎮憂思日夕不忘以至屬疾遂上疏請骸骨天子高

其誼而許之當候代傳鎮遠邛水巴恨苗普面等叛公率石都督兵興疾而剡平之曰即病不以賊遺後人也公歸而御史三上公前後戰勛被賜白金文綺加等久之病良已人謂公五十而懸車視薛大夫不太蚤耶夫欲樹清廟而梗梓之舍如匠石何於是南臺之薦公者屢屢至已登太宰啟事矣公夷然弗屑曰吾六月孤也幸至此足矣公所以稱六月孤者蓋其先人中憲公偶於黃太恭人以春正月舉長公冬十一月舉公舉公之

六月而中憲公卒黃太恭人煢然撫二孤呱呱也其自
舞象而後則與長公相切劘師友矣公之生夢宋蘇文
忠公冕而入至是有欲奪公業使習吏者公不肯曰奈
何獨棄我吏而會太恭人亦自悟夢故得無奪公之始
屬文不能如長公敏十五忽病病而夢與故新建伯王
文成公視師大捷已荷鉏田間遽遽適也既覺病洒然
若脫者自是文思溥發每試輒與長公相甲乙以至成
其名既視師貴陽過文成故謫所儼乎羹牆之思得老

荷鉏夫豈偶然已哉公性孝友其事太恭人備志養居喪柴瘠墮禮居自恨不及中憲公之養也墓田構丙舍貌像而時時瞻禮焉事寡姊如其母撫孤姪如其子晚節好施予於橋道必葺宗戚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性伉直不能腹藏過然亦不復留以是人雖外莊公而中無怨者公尤不好侈靡間挾二奚輕刀信步湖山間卒值之不知為貴人也有子禹謨也材壯而成進士公雖心自愉快未嘗不飭以軌物也為詩文援筆立就務期以

達其所欲言者而已曰使我為名高者去我不已遠哉
其著書有五經輯畧性理纂要諸子粹言葩經講義督
撫奏疏台鴈咏稿藏於家公素強少疾既用禹謨拜中
書舍人時徽號恩予誥為通議大夫忽病瘡數更藥不
效竟卒其卒萬曆辛巳十月距其生壬申得年七十公
諱洪濛字元卿少則精世法始而亭繼而庵皆署之曰
抑以見志蓋至老貴而不欲人以踰禮稱曰呼我抑庵
足矣娶於韓累封淑人丈夫子三長即禹謨先後娶李

氏張氏贈封孺人次夔謨邑諸生娶施契謨娶倪俱貳
程出女七人孫男二女二婚嫁皆名族公之卒禹謨上
書請於天子得賜祭塋如故事禹謨與諸子治窀穸於
荆山之原賜地歸有日矣具狀以授不佞貞曰為我志
麗牲之石不佞之先御史大夫公實同公舉進士不佞
又從公西曹後如嚮所述六七君子相與同切劘者何
敢辭敬為銘曰

皇虞而後降為陳宋最聞者三修鱗從龍渡江邁此屯

厥後播遷乃沈淪代有晦顯德則均公起孤童少恂恂
矯如雙鵠搏太昊法曹斤斤愛一頓敷歷中外稱能臣
鬼方之伐毋決旬萬血伏死不為憐力披瘴毒成陽春
上書返鷁問歸津西湖水清明角巾白雲不救中丞貧
嘉靖以降少完人公於其時氣獨振有子汗血趾則麟
公未竟吐皆經綸付之溘然返於真荆山之原鬱嶙峋
帝令司空來治宅萬億百年永無磷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觀海顧公神道碑

顧之先於江左自吳丞相雍貴始遂世世為甲族其後徙滁陽又徙崇明已又徙崑山之東海其徙者為伯善伯善生榮二榮二生元市舶司正觀觀五傳而為珩時置太倉州而東海隸之遂為太倉人珩生贈刑科給事中鑑鑑生刑科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濟當給事時與其族兄溱並位南北垣咸以白簡彈事顯重天下而中憲公尤篤士行有長者風僅四十餘不祿朝野惜之則公

之皇考也娶於陸累封太恭人太恭人與皇考之贈封
皆以公考饒守最故公諱章志字行之別號觀海十九
補博士弟子二十四薦於南畿七載成進士授行人司
行人遷副其司已為其司正轉刑部湖廣司郎中移病
歸病已補故官出守饒州府踰三歲進湖廣按察副使
乞歸養太恭人太恭人考終服除以薦者補廣西按察
副使入賀萬壽進貴州右叅政俄又進廣西按察使以
叅政致仕復用薦者起為山東按察使召拜南京光祿

寺卿遷應天府尹遂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卒於官得壽六十有四則公之跋履也公生三歲而中憲公見背宛轉太恭人懷抱間小長則伯氏縱撫而誨之矣公故穎敏而能自奮勵於學以故通經術有聲用癸丑之三月登第而六月即授行人奉使南越歸省太恭人里第行人中憲公初所授官也里中嘖嘖謂中憲有子矣而其使南越被服舉止質素如儒生謝絕一切餽遺臺使監司咸重之還朝閉戶讀書泊如也時分宜相重而其子

竊其柄以美官餌士士爭趣之公獨弗往以是僅得司副以至正家人時扼腕謂先中憲公自行人為給事公獨不給事豈有所不足耶公笑謂我何安敢望先給事第欲作要人將不得稱端人矣給事諫官也藉令以諫死職下如我太夫人何公之在行人前後四載餘居閒無事經術之暇則日取城旦家言閱之往往成誦且能解說大義而及其為刑部郎治訊牒則若承蜩掇之而已吳文端公山者時為大宗伯名能知人嘗見公古文

辭而器之歎曰是子非文法吏也欲調為其屬曹郎又欲薦分試南宮士皆以不當分宜意不果公歎曰吾何乃戀食虎口耶故歸而迫其再補故曹則分宜敗矣公讞比則益精然大指寬輔法而行平反為西省最太宰郭公朴於諸公間知公深欲優調之公力以便養乞外得饒守饒名郡然其人嚚訟吏深文為奸積弊蝟集公精心理之以次若掃一日忽召諸吏胥列庭下摘其尤貪黠者扶而出之而責數其小次者曰姑貰汝不悛者

扶至汝矣自是咸惴惴若負霜雪諸下邑有訟者或以
爰書就鞠者公出片語剖立決遣之即論負亦叩頭謝
使君不寃我每造府不齋宿日糧邑訟自是不之邑而
之府至他府亦然公時時與諸令長約吾不使人濶若
庭若幸毋弁髦吾教府事吾自辦之不以累若也上官
相謂毋輕為譏駁令饒守笑我即御史嚴鷺者至公輒
解曰有賢守代我我又何難景德鎮陶器為天下冠而
又據要津奸人依之與安仁豪競利而閭閻罕甯呼者

以千數司冶之大僚噤莫敢措手公適以行視上供器至則從輿中口占榜諭以禍福曰毋得動動者即亂民太守立捕僂汝矣其人故熟公威德惴伏鳥散去公徐捕其首事者置諸理闔境遂完淮故寵王國於饒而驕顧獨嚴公甚於直指公悉其情而體之諸子侯翁主家無失所者爭相語曰疇謂顧使君嶽嶽乃吾天也士大夫有所居間以實請公必實應之自是亦不任怨久旱而雩吏以禁民間屠請公曰吾比舍僚寧無甘酒脯者

乎安能責之民第躬自齋沐蔬食卜日露禱雨立澍民
大悅他所剖讞若復鄭氏之流竄逐戴氏之山場皆累
政所未決者咸以為神明至當大計吏治平為天下最
公既謝湖廣不赴及其補廣西也地僻無所顯見獨以
其職與清軍李御史持衡御史即不能無牴牾然退而
未嘗不推公之賢也公於御史所裨益不淺然未嘗小
自伐也靖江王汰所遣府中人以馳驛抵公公叱之曰
天子法得賜馳驛而王稱馳驛者何也追坐所由王慙

沮民田有與府屯地錯者王欲并得之公持不可王又沮其在山東蓋再起家矣臺使者意其老厭事而公於請讞益精明所以調劑僚案間不令見牙距乃大服欲亟薦而公已轉南光祿矣其在應天節省諸邑徭輿一切冗費所當裁者不以貴強沮錢穀出入搜剔其隱吏不得因緣為奸諸曹有私會同館馬者馬日以疲耗公悉勒還之屬大試士當聘諸省校官考校公計毋使預知主名其弊遂祛著為累令既治理流聞吏民鼓舞相

慶以數十年鮮邁此尹而公喟然曰吾猶不如治饒之
快也蓋饒之失公二十年而思公猶若新歲時候問安
否以為欣戚碑而思之不已最後復祝之識者謂公不
作黃京兆損於潁川時第非人輒得遷故耳兵部之長
曰郭公應聘故與公有分誼公雅遜之然所以助郭公
不鮮郭公病至悉以事寄公取畫諾而已曾其乞骸骨
歸公代署部念衛士之苦在艘三老而三老之苦在中
貴人腴尅臨就役則前跳其不跳者亦竟破家以是行

伍日虛至不成軍乃疏陳其弊諸悉募諸篙師而官為
馭之且稍豐其直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萬石今
衛士所樂輸者已萬五千金國家不過更益金米之半
而不取役三老中貴人無所侵牟行伍如故根本不憂
撥於大計便報可公又圖所以久安留京者條四事上
之曰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詔下所司一一如
公指始中貴人不便公請謀從中杆之不得留京十萬
衆懽噪振地曰顧公實生我公遂巡不敢當曰故大司

馬郭公之遺指也與今大司馬傳公之誨也然衆益德公及公病而參問叩卜者踵相接於道喪歸送而哭者祖祭者不可指數曰天不欲人行德耶何以奪我公留京之縉紳大夫咨齋涕洟相顧曰空無人矣計至都輦上君子詫歎曰方欲借公北與謀天下事而遽斬之耶至鄉鄉之人無貴賤老少一辭而噓噫曰自此不復見典刑矣其稱宗戚者則曰無所覲恩澤矣天乎我安依矣蓋公孝友忠信故天植其奉太恭人也自髫髻以至

髮頽白終日夕無小違色自平居以至疾痛大故無弗誠信至開九表用恬穆終猶依依孺子慕也當其副憲湖廣所治辰沅奉太恭人以行抵九江而風濤作公念道險遠重為老人憂謀且疏歸養疏發而後長跪以聞太恭人始亦難之既怡然安之矣伯氏待公嚴而有恩公事之兼父師其卒也痛哭委頓欲絕撫其遺孤紹夔為授室就塾分財產均於長子紹芳乃二少孺所不敢望之矣有二女皆為擇配奩飾亦先於已女每出奉太

恭人必偕丘嫂耳毳無間姑嫁於王者家燬則迎養之
曰即吾父也舅老而貧亦養之曰即吾母也既死則皆
公乎葬矣姊適沈提學子善而病公視湯藥唯謹子善
病亦如之既先後卒而所以字其二孤者如子善也已
二孤夭而所以字其孤孫者如二孤也公間自語吾安
敢望古人所云生者不愧死者無憾則或庶幾耳公通
仕籍者三十四年里居得十之六性溫然與人不為町
畦而中實耿介門無雜賓所還往僅三四戚故杯酒文

義從容竟日而已聲色駁雜之好無所干強學力行然不欲以為名每見談東越良知之學者輒顰蹙曰夫子不稱一貫乎而曾氏直以忠恕承之此為善證夫子者也柰何而曹之不善證東越也識者服其切而裁邑大夫重公數從質疑難公諄諄為戒繭絲誨蒲伸覆盆然絕不令人知所自其勇義若渴避報若浼視九族則若身也九族之資之則若困廩也故公生而擅長者稱其沒而哀之惜之若一口也公始娶王氏吾從兄女卒

於公郎刑部時以公饒守最贈恭人再以子紹芳翰林
檢討最贈如之淑人之父家落其王父母與父母皆公
治葬繼孫氏前後封亦如王淑人舉一子即紹芳方以
文行為天子侍從臣娶周繼娶陸贈封皆孺人孫淑人
舉二子一女紹芾娶周繼陸紹芬娶葉皆邑諸生女適
歸起霽孫男四同德娶周同度聘呂而天同應聘沈紹
芳出也同吉尚幼紹芾出也孫女三長嫁金履莊次嫁
王元爵次字于某曾孫男一公之卒檢討以事聞於朝

下宗伯太宰議予祭及葬而特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蓋
異數也檢討與其仲季將奉公厝於尚書浦鳴宇圩之
新阡而手具狀垂萬言乞余文劉諸麗姓之石余忝公
姻分少於公三歲而同入為學宮弟子仕同朝郎同署
晚節里居相望一水間雖不敢望公行誼之實而風猷
意氣彼此有概中者能以不文辭檢討不能以不知公
辭公敘而銘之其辭曰

末俗其衰日下日趨君子所悲身令之人而古是猶誰

則葵之公實古人其行雖矩而識則規事親從兄於道
為庸唯純則希施不見跡廉不近名直不取睽公信於
人白日朗照莫可指訾公所自信屋漏尸居毋所愧欺
大臣之節表於留樞惠克厥威循吏之效于饒于京范
公我師卦數既周終少司馬復同所歸元子象賢厥材
棟隆高平異時曰粹曰禮以擬仲季夫誰不宜後千百
年敦薄庶頑視此豐碑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一